

綦江縣志

卷  
四三

# 綦江县志卷之二

署邑令花城宋

顯忠修

邑举人春堂罗

星編輯

## 学校

古之教者，春秋入学，皆释奠于先圣先师。国学、则掌之司乐司成，乡学、则教以州长党正。书升论秀，由此其选。洎汉唐以后，郡县皆立学置官，礼教之隆，积而大备。我家崇儒重道，稽古右文，诸士涵泳。

聖涯，甄陶既久。綦邑膠庠修整，典物由旧，诸生以时习礼其中，而又有书院以资考课，有义学以端蒙养。崇德尚贤，蒸蒸不怠。主持风教者，先品行而后文艺，激励姱修者，敦诗书而说礼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者遠矣。志学校。

学宫

去县治百余步，倚崇山，临暴水，立于山乙向，东西四十丈，南北三十丈。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典史张均让，教谕傅懋建修，其规制基址不可考。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参政谢旭，令事戴宾，同刑部公务至县，嘱知县徐荣教谕邹彰改修，徙崇山之麓。至嘉靖十六年丁酉，知县王武，典史李子尚等，重有以役修以，取西山卯向。附王守正《修崇学记》：秦汉，渝之名也。旧有崇宫，先世群英炳灵，代有昌替。自成化丙申岁，徙之崇山之麓。已而慨汗渠之缺短，又葺一改焉。不数阅入裸与祀祠，堂殿森森。嘉靖丙申，太康通公接治，见其荒凉之甚，齰然大之曰：「我主上大兴文治，既正先师文考，尊复行<sup>丁</sup>」崇一亭于学右，天地维昭。今宫墙若此，何以仰副九重作新之盛？夫则貌寝有司警策何如耳！」射周如巴陵<sup>场</sup>邑<sup>署</sup>，知县安定江<sup>君</sup>，诚与合学师生图之，白<sup>大</sup>宋公<sup>精</sup>中<sup>大</sup>永<sup>中</sup>，谓不可不重修。既得请，会遇江涨，漂柱脚若干处，金菊曰：「此信一机也」。越明年六月，守正至。决句，卫聚<sup>场</sup>邑<sup>署</sup>，

又以估计至。方集议于学室。诸生造而请曰：「夫学几而过矣，藉非旧之复，恐劳不止此，盍请于左冈一纵步乎？」惠君感之而登眺，且叹曰：「盖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

因为图山形以复于上，而又得请。是其鳩材礪入保，乍服切，表见也。席，亟出于赎刑之金，其佐斯役，未必非王君力也。无几，刘君完之。凡约索浮蠹，与可供时用者，尤戮力以续其终。若董斯役，乘度风夜，以負粟为谋者，斯又主簿欧阳君碑玉成之志也。他如前典史，南昌李君高，令典史郑君龙，墨官封曰謐，老人刘万贵，咸与有劳焉。工肇于丁酉之秋，訖于己亥之寅月。而礼殿、内、廡、堂、斋、廡、舍之类，次第一新。至御碑有亭，房圣有祠，浴渴焚库有所，而勸垂陶甓，率視旧加隆。一时修葺，有足以資仰观者。则夫安圣贤，育群芳，不于斯是賴耶。其时师友相与游而歌曰：「瞻故宮，孰为作之，爰开厥址，础域尚遗。乃为构繹，规划孔奇。法山龙角，壯觀如畫，聳士允迪，晋用维时，溯我圣明，功垂远而。」于是，训导许君贤、张君憲，嗚其徒刘云武、张官翠，谓是不可无紀也。以寄守正，守正曰：「走願可以當是耶？重為文翁，兴教化，大行声聞，至今弗替。矧茲建置，裨于文教多矣。謹具顙末，勒望珉以無子罔報。时嘉靖十八年，歲在癸卯春月也。」

万历十五年丁亥岁，邑贡生罗達，复谋于县令梁绍廉改修。时教谕何子益、训导张志尹，同诸生捐助大举，以为辛山乙向。其制：首櫺星门，次戟门。正殿左牆外暨坊曰：“风化之原”。曲转殿角，左义路坊，右礼门坊。殿后明伦堂，堂下露台，左进德斋。堂后敬一亭，复敬一箴，心箴，视听言动四箴。亭左启圣祠，祠之左祀名宦，右祀乡贤。其博士解、教谕廩解，在风化坊左，为室三楹，规模凋大。少年戊子，即有三凤齐鸣之兆。前教谕何子益《重修学宫记》天下事多赖于师长，而成于师长。故世之谈政者率曰：“守成者易，创始者难”。苟可以仍旧重昌，何敢作为也。嗟乎！天下事若将听其颓败，而不为之所，孰构率之见，非所以尊崇先也。我国家以进士，守令兴学以率图，皆事之博根，唯国朝最盛者之可膺也。本自设学以来，班列于嘉靖乙亥，岁久倾圯。堪舆家慨坐向之康矣，金课既修，而未克就绪。万历乙亥岁，深侯位治施邑，莫致豁达，首重营葺。且精

諸地理，篤尚風水。顧瞻廟庭，嘗慨然叹曰：「美哉！山河之丽，独奈何主墓之欹臨乎？」

面有三台而不知向，一向則科三发而厭捷也，必矣。諸弟子貢，且庆且恩。侯曰：「公  
帑勿動，里甲勿干，吾官司、士、庶百君子，其相与有成而可。」乃捐金五十，即煩賦幕  
冒炎暑，登法嶺，採梗楠。而帳幕亦輸已俸十金。諸凡陶、匏、舟、漆、砖、治之类，  
平价公布，區別詳審。適江左世求李維華至，持议與梁侯吻合。因就坐西向卯，令更乙  
辛，正面三台。時溪源告涸，忽天大雷雨，所需木竹漂集以待。尋委乡耆熊嘉賓、肖正  
東董其役。至司載籍，統會計者，分教張君志尹、周君熙、監生員杨子珂、罗子遠也。  
工始於丁亥八月，訖于戊子七月，殿廡門堂，煥然改觀。又科果中慢生大器，楊生為棟，  
黃生榜，而楊即朕授焉。斯非新榮宮之明征大驗乎？而梁侯先見之明，科事之決，若鑽  
愚烛照，若龜卜蓍筮，罔不孚孚也已。然功竟而垂之百世者，豪杰事也。享成而頌之弗  
譏者，士人分也。因囑記于余。夫潔學東有法山，西有風冠，山之秀者；龍角溪深，明  
月沱澄，水之灵者。川嶽英秀，俊乂挺生，信有自矣。顧前此改作之议，言人人殊，邑  
令皆无純良。第見涉異同，或憚于上凝下滞，又一財工費不措，則委而去之如燔金。惟  
茲崇侯治色仅三裸，其他惠政，班班无论，即此舉也。滞积數十年而一旦毅然行之，蓋  
仰体國家興學育才之意，遠冀潔陽人文彬盛之心。《詩》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书》曰：「万世永賴，財乃功侯」之謂歟？侯名紹廉，号靜菴，江西臨川人。號幕名  
陳，松隱人。勤之堅珉，志永也。余不佞，奚以啟告多士。夫學所以明人伦也，人伦莫  
大于亲、义、序、別、信，學先辨乎名实，誠伪之间，明此于心，则德立矣；明此于行，  
则其修矣；德立业修，斯之謂學。圣賢之學而志三代之志，若博声华耀異榮，垂芳辭里，  
增丽山川，特多士举业之学已耳，岂建學之初意哉！記成时，伍君陞以祝筮往瀋肇，楊  
君俊儒以筮往豐位次，均于膠庠有裨者，并綴以記。

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夏，播逆破城，舍守俱烬，  
仅存基址。次年庚子，兵巡道張文灝，以張  
軍駐节，惄然感慨，即捐金八十兩。掇具事  
周作除，亦捐俸相助，飭材鳩工，大事興作。  
學博陳邦直、張狀，悉心董役。諸生陳獻  
可、罗雍，司其出納，極力經營，廟貌重新。  
附邑進士楊方林《重修崇寧碑記》：崇寧在县西南，濱山石翁峙其前，龍蟠凤冠聳其后。  
明月之波，清溪之流，环抱于上下。元元本本，郁郁蒼蒼，发为人文。虽通塞靡常，然  
士生其间，率秀而文，理有致，片片下帷卒業外，一无所尚。居恒月旦相高，善以年年

自命。蓋不佞少聞諸先正學制，垂二百余年，更新者凡几。至丁亥，梁公復大振兴之。

无何，己亥岁播蕪蠻躡崇城，守舍几為墳壘。幸兵築城公以監軍使乘秦，慨然凌嗟，謂先師所棲矣，士子所課习其中者，傾圯若此，何以称雅觀。維時戎務僉德，工未暇興。頃之逆賊蕩平，公乃下檄曰：「武功寧矣，文可以興。嘗序之役，蓋與諸執事共圖之。工役諸費，捐俸若干，一切勿以扰我子遺」。攝县事郡丞周公作序，亦矢心清白，捐俸若干金。于是材構諸林，工鳩之众，僅入逞斤，巧者撫塗，敝腐易堅，舟艤（艤，烏郵切，舟也。）

外飾。始事于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落成于二十九年四月。环桥门而观者，俨然孔氏宮牆。學博陳君莘，偕弟子員授簡，不佞請紀諸石。余維先圣往矣，代有興者，堂皇俎豆，莫之或后。岂徒崇儒重道，粉飾虛文，緣尸祝而示仪型为仰企地耶。故教射者，必树之鵠，教成者，必示之旌。慕榮煥然新矣，何莫非使君嘉与后进之盛心乎。囑令諸生止出入游观，修展常仪已耳！則何以共勉而謝使君？不佞竊推广其意，以與諸士盟。夫佔毕呻吟，謂之韻迹，雖虫小技，壯夫不為。諸士將發揮聖學，根柢理蘊，勒成一家言，以鏡往略來，不致支离決裂，自叛于後傳。則士業宜端平居，意氣勃發，睥睨古今，即溫飽不为动念。乃华鷗当前，靡然自失，则士节宜完。一事持之，卒事事而改微；一因持之，卒終身而歧路。則士志宜堅，小投之則小效，大投之則大效。姑未暇述引，比者播蕪蠻。

虽炳國大臣，意不无蒼黃。卒之剖平勘矣，豈異人任，則士功宜建。夫舉士素文也，素有執也，素以先節自命也。他日出而涉世，自向于是數者何有，不接第欲諸士，自豐不朽，而居張公與周公造士之功，亦藉之以不朽。張公名文毅，丁丑進士，湖廣武陵人。周公名作乐，由剝科，云南昆明人。乐成事而克修其职，以为士儒者，則訓導陳邦直，云南楚人，張中教劍川尾村人。董其役，則文選高名庭，直隸白宍人；典史肖九徵，湖廣人，例得革書。至明末，遭流賊之害，又成灰烬，片瓦无存。

国朝順治十八年辛丑，知县孟皿初吉始建  
康熙七八年，知县李秉直始建  
一年，知县张采音采，官地为采。复及设  
位。二十三年，知县陈正鍾敬懸  
至主仁自王帝万世师表匾額。草昧新开，規模初創，  
门廡牆垣，空无所有。明伦堂、魁星楼，徒  
存荒址而已。至二十四年乙丑夏，知县徐振

基展礼视学，见

圣殿欹侧，两廊荒凉，宿苦于盈阶，慨然兴感！乃捐十金，募诸生以薄司祠之饋，着绅衿杨岱山、

韩翠芳等鸠工。

圣殿重新，贤廡再煥。至二十五年丙子，知县方岳始捐修櫺星门左右官道，及前角门殿廡。左右角仍建礼门，义路二门，並櫺星楼戟门、栅栏、街道、学署、斋房，次第建举。至四十九年，知县许国棠复修二门，建乡贤名宦祠，易名伦堂为启圣祠，前櫺星也下为泮池。膠庠兴起，而学宫几于畱矣。附效谕<sub>卑微公</sub>补修《學宮碑記》：「纂之崇，創之尊，非一日，經營者非一人，亦大略可覩矣。苟規為犹未尽善，位置犹未合宜，工力且未能堅厚而久遠，終以為歎。癸未岁，邑侯許公

聞命蒞土，象世溯源，材识宏远。下车之日，渴

先師廟，一拭目而当因當創之期，已熟悉于心。繕各上完，以公賢能，不时調遣。一代廟宇，<sub>乙未</sub>再代廟于<sub>癸卯</sub>，逢年奪失不暇，遂有志而未逮。丁亥春，公為<sub>癸</sub>之弟子，為計，亟以修

理为务，而次第其工焉。自圣庙西崩，地隣隙村齋者，无不改观，重修二門，造因鑿洞。名宦乡贤祠，各皆輝煌壯丽。因周鑿垣，则定其尺寸而增之築之。柵相堵門，則計其久远而舟之、漆之。义路、礼门，厚其基礎而扩大之。此公之所以為創者也。若夫鑿其鑿座，掩其牌位，而

奏廟之中，營皇為重。易明伦堂为 庙圣祠，而一一繢新。后辟草菴，以為文榮，奇藻氣下，以爲泮池，規模不變。此久公之以創為國者也。然公不參一议，素为裁爾，不取一錢，苟捐清俸，口授手画，耗年勞瘁，务期于尽善合宜，以历諸久遠。公之此举，可謂留心榮校，大有功于名教也。謹存自

本朝以來，其創造而經營之者，多以翁公为最。今公歿滿，陞翼升天而去，則遺愛之恩，莫在空墳者为尤笃也。豈徒紀其靈而已哉。公讳國榮，字愚南，奉天开原人，由拔貢錄授，应舉之以妻子居。康熙四十九年，庚寅立秋月記。

雍正十年，知县杜三改申山竄向。从此丈廟頽敗，科名冷落，榜上无槩江字者五十余年。至乾隆五十一一年丙午，知县沈明冯汝弼，諭知坐向失位，与教諭吳淳、训导李琨，率同

邑衿士罗正菊、罗世英、霍天麟等改修。树  
以事属艰钜，咸怀沮缩。遇令力主其议，改  
复辛山乙向。鼎建大成殿，自后圣祠，东西廡  
及碑亭星，名宦多贤洋池，清风土诚贤矣，以第  
告竣。

先父官口牆，于兹复覩。戊申科，邑太史陈翰，始  
膺副笄。附训导李现《重修学宮碑記》从兼振兴必藉夫肇始，而观成  
在善于图终。非肇厥始，则振兴无自，非图厥终，则观成无因。二者交相需，亦交相濟  
也。慕邑文商因制，坐辛向乙。当其时，人文蔚起，科甲联绵，彬彬称盛。后迁中山寓  
向，文流顿歇，遇落孙山者，五十余年。且構造已久，风霜剥蝕，栋宇倾圮。位茲土者，  
屡謀改修而事未就。现自壬寅，秉鋒來茲，蓋往往憚以于振兴之无由焉。越丙午，值前  
县古漢汝鴻侯，如意作人，培植學校，爰从而請曰：「地灵人杰，每相倚伏。虽不必祖  
（祖音紐，习也。于风水之说，而舉廢兴廢，事理之森天下有志者竟識耳。遇侯曰：「善  
斯言实获我心。第恢復頽軒，更新不易，若木、若石、若砖、若瓦、若土、若灰，若丹  
籠（籠，鸟部切，舟也。）若黝墨，经费孔多，弗揆其當，尤以端厥始也；弗謀其遠，

无以垂厥终也。于是集周邑紳士耆老，议图改修。众皆曰：「善，願其采輸，同勵豪舉。」隨賴領袖鄉生趙輝、霍生大麟、霍生正琦，命匠鳩工，逆相辦理，而琦尤獨力支持，摒棄一切資費，三載有余，因之

大成正殿，煥然改觀。崇臺、戟門，規模亦具。東西兩廡，皆从此而次第奉行。美哉！身役規成，心可望矣。嗣緣公務繁葉，不輸就緝，而櫺壁、泮池、紅牆路道，多贍為官、忠孝節義等祠，尚未終修。戟門以前，基址狹隘，民房叢塞。已酉之夏，署縣卿云楊侯，触目繫懷，集餘銀百四十兩，买前房基二路。而圣域資闕，就未遑其式廊孔門、义路，无自承以周行。及庚戌歲請天祐常候，侯曰：「是誠不可不急為圖，亦不可另為計，用更乐渝為募化，送五里紳士，領緣筠以贊其力；送正直、端方、老成、謙練，以董其事。由是买房基六路，水者、石者、土者、瓦者、雕者、墁者，漸修理。又荷署县天祿張侯，严飭督催，捐囊內金以墾工費，准商外隙地以掉民基，交通鼓舞。而櫺壁牌坊、泮池月台、名宦乡賢、忠孝節義，並移遷聖祠。東西兩廡、泮坎池墁、圍牆照壁、义路、孔門、聖城碑文，諸事俱備。此則后領袖紳士：霍世英、劉思游、陳冰福、黃毓相、胡芝榮，栉風沐雨，竭志輸誠，及眾首領同心協力，踊跃急公而成焉者也。統計改修以來，前君平肇其始，后君承圖其終，八年之大，功甫告竣。伏冀將來學士文人，保持維持，永垂

弗替。兹者人文蔚起，科甲联綿，都人士长沐休嘉焉。谨勒石以志于后。

### 道光十六年八重修

学宫碑記

纂學宮自乾隆丙午改修，迄今五十余年矣。向逐辛乙，陳鑒堂先生邀換乡试，入词林，从此举贤书登甲榜者接踵，目今正盛。地理之说，于吾邑尤信而有征。非湯公之力，曷克有此。顧历时已久，漸有缺坏，規模虽具，終弗洽于时或。道光十二年，淳商鄭賢侯粒治，凡城垣、堤工、試院、屋宇等，无不改塗而更張之。有如海市蜃樓，不踰時而耳目为之一新，渝屬諸城，无此巨觀矣。而公之聚精會神者，尤在于學宮。至十五年，諸已就緒，乃謀為斯巨典。而勸與家咸謂本年坐宮不利，公曰：「然則吾預修兩廡廊屋、戟門等，當必无碍。」遂率耆長鳩工役、庶、奇庇，謂具也，洽也。」材，而五月之交，迄大寒調晝宵短，審办巨業，相去千余里，犹耐耐走丸齋功至膳底（膳，音薦，大抵指冬天），旋而各皆告成矣。時公有調繁之云，抵署便來恭謁，謂必于开春一月內，將大成殿茅完功乃去。先令送土培朴后山地脉，栽以竹树。方汲汲籌聞禁，而旬日內，富順催檄踵至。公愀然曰：「如果不及待耶！」手廉銀四百兩附斋长，若何位置，若何起訖，匆匆別父老子弟去。去之日，行者送者，泣沾襟不可仰視。斋长慨歎先、列漢鼎等，体公厚意，夙夜維勤，不敢稍从簡略。公又慮費不繼，自富邑再送四百金來，至六月而大成殿、名聖祠、名忠義、名宦。

多贤名祠，均一一竣事。树美而工巧，体大而思精，巍乎然乎！今之学宫，非复曩时之  
学宫矣！公与冯公，前后相望，殚心作育如此，后生小子，其不感激涕零者，深沐石人  
而！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以忠孝节义相劝勉，以建功立业为有用于世云云。言犹在耳，  
不备述也。是役，凡费钱四千四百五十贯有奇，公之入百金在内。时每银一两，易制钱  
一千五百文云。道光十七年秋，邑庶生王念馣谨序。

同治元年，教谕董大壮，训导肖世林、陆培、任廷、大

成殿记》：岁在丁巳，大壮、世林先后秉铎南平。仰瞻

圣庙，様宇半多剥蚀，慨然有重修之志。越明年，适有颶逆之警，滇康、粤匪繫之。辛酉壬戌之  
交，一年之间，粤逆三至，民力凋敝，筹款维艰，惟

圣庙为商邑气运所关，缓之万难再缓。因会旨扬令鑑鑒仿前广文杨錫國先生建修文塔之例，接文  
武鑑三庠，每人給发印鑑一本，每落以十千为率，分之不見其多，合之不見其少，附復  
有方順新鑑等，得捐銀四百兩。爰诹吉于壬戌年十一月十七日动工，大殿折修，易以石  
柱，其木質之堅實者仍之，朽坏者更之。不數之款，由大壯、世林先行籌措，而以三庠  
陆续附續者鼎补之。清三朝月而告竣，共用錢一千三百串有奇，而庙貌可登久遠矣。抑  
余聞之：人曰不正，变故斯萌。伏望三庠善发，謹

圣人书，身体力行，予以述

神庥，回天怒，熙熙然偃武修文，升平共享也，岂不懿与！

道光十五年增修

邑令楚南邓仁坤总修

邑举人春堂罗星编辑

乾隆甲辰，改修学宫碑序

职员危毓琳

吾邑纂邑学官口，首创不知何时，查自明迄

国朝三百余年，几经更改。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邓贤侯莅治，肫肫音淳，恳挚貌。与儒学误二师筹

议，谓青衿非不矢志，观光而科第尚如，久

而不发，必

圣庙基向失宜，以致如此，因传谕多士遍访堪舆。

辛丑夏六月，邑邑孝廉杨彦清，荐术士刘益  
毓琳，仔细斟酌，俱以坐西向东为是，业议

改卜而赤黑。迨冯侯下车，深谙地理，决意  
改修。甲辰春闰二月初五日，会同两广文先  
生，并邑士庶审立向，无不吻合。于是详观  
来龙，自古剑山辞楼下殿，蜿蜒而来，由南  
转西，蜂腰鹤膝，踊跃奔赴，至崇山分脉两  
结。左结县基，作逆砂迴抱。本身从丙丁六  
秀入首，雌雄交会，脱卸无煞，结作土星挂  
角形，宜立辛山乙向，收右巽。巳方长生、  
催官、贪狼等水上堂；丙方滩子口、冠带水；  
卯方龙角溪、祿水朝拱，倒左出艮位，由御  
街、正库，转戌乾元武而去，合法合局。『地  
理书』云：「水缠兀武流，代代出公侯。」祿水  
朝堂，腰悬金印，催官到局，身挂朱衣，冠  
带水朝，少年科第。而且面向三台，坐乘六  
秀，坛山高耸，浩轴开花，剏岭分驰，从官